

回忆录二集

茅盾全集



黄山书社

回忆录二集

茅盾全集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回忆录二集 / 茅盾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12.9

ISBN 978-7-5461-3104-7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1896~1981)-全集 ②茅盾(1896~1981)-回忆录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9671 号

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回忆录二集

茅盾 著 钟桂松 主编

出版人 任耕耘
策 划 任耕耘 赵国华
项目总监 汤吟菲
内容统筹 高 杨

责任编辑 代立媛
装帧设计 未 氓
责任印制 戚 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762 63533768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2.75	字数	416 千字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461-3104-7			定价	19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与黄山书社印制科联系调换 电话:0551-63533725)



一九四五年六月，重庆文化界为茅盾五十大庆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这是茅盾夫妇走入会场的情景

茅盾先生：

對於你在文化戰線上堅苦奮
鬥和光輝的成就，謹致以同和敬
意。祝文化界在革命三民主義的
旗幟下更大的團結和勝利，祝
你和你的一切戰友們的健康。

中共中央文委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文委致茅盾的祝賀信



茅盾在祝寿会上讲话



祝寿会上,朋友们为茅盾写的祝词与监鉴名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的回忆录十六章。时间跨度为一九三五年迄一九四九年初。它们最初连载于一九八三年二月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新文学史料》总第十八至三十三期。其中前三章曾编入一九八四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余十三章系作者逝世后由其亲属据作者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及其他材料整理而成，编为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下）。现据《我走过的道路》（中）、（下）编为本卷。

目	一九三五年记事 / 001
录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 052
	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 / 107
	烽火连天的日子 / 149
	在香港编《文艺阵地》 / 198
	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 / 243
	新疆风雨（上） / 281
	新疆风雨（下） / 332
	延安行 / 380
	在抗战逆流中 / 428
	战斗的一九四一年 / 461
	桂林春秋 / 503
	雾重庆的生活 / 546
	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 / 581
	抗战胜利后的奔波 / 622
	访问苏联·迎接新中国 / 669

一九三五年记事^{*}

一九三四年在动荡中过去了，我在年底写的短文《一年的回顾》中，比喻这一年文坛的斗争，“就好比练拳的人‘打沙包’。把一个一个扑上身来的‘沙包’打开去，正是拳术的进展，同样的，‘文坛’在荆棘满布，杳狐窥伺的路上挣扎，才是真正的往深处进展！”我还认为一九三四年文坛的另两个特点是生力军的进入阵地和新文体的出现。大批的生力军，“南方北方，新的青年作家不断地在新刊的态度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他们加入阵地，并没有大吹大擂，但是“他们不但帮着守住了原有的阵线，他们更推动阵线

* 自本章起，系作者亲属根据作者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而成。本章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总第十八期），原题为《一九三五年记事——回忆录〔十八〕》。篇末署写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后编入《我走过的道路》（中）时删去副题与写作时间。

向前!”新文体就是“速写”，它应了时代的要求产生并发展了，这是一种能把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很快地反映出来的文体，犹如生力军进入阵地，来不及架大炮，就用白刃和手榴弹来交战！

我在这一年，也顺应了潮流，把写“速写”作为我创作的主要方面。一九三四年我只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却写了十七篇速写和散文。这些文章多数登在《申报月刊》和《太白》上，也有登在《漫画生活》上的。我写的速写，有八篇是农村题材，如《大旱》、《桑树》、《阿四的故事》等。城市题材的有四篇，其中登在《水星》上的《小三》，是讽刺国民党那些走狗文人的，包括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里的检查老爷们。不过，我写的是大公馆里一个小厮的故事，检查老爷即使嗅出什么也无可奈何。在散文中，有一组文章可以提一下，即《雷雨前》和《〈黄昏〉及其他》，后者包括《黄昏》、《沙滩上的足迹》、《天窗》三篇。《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足迹》是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特别暗示：一九三四年虽然是国民党加紧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对革命力量大举“围剿”的一年，黑暗似乎更深沉了，然而涤荡一切污浊的暴风雨却正在酝酿，即将来临，长夜终将过去。《天窗》则向人们暗喻，国民党的文化禁锢政策，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我在一九三四年的另一重要

活动。全年，我翻译了短篇小说十三篇，写了外国文学评介十二篇。翻译的小说都是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上半年的登在《文学》的“翻译专号”和“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下半年的登在《译文》上。后来我将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于一九三五年底作为译文丛书之一，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还亲自看了《桃园》的校样。从二十年代编《小说月报》开始，我就注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那时翻译的小说编了一本《雪人》；这一本《桃园》是我在三十年代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成果。

介绍外国文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为《中学生》写的一组通俗地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勒克特拉〉》、《〈神曲〉》、《〈十日谈〉》、《〈吉诃德先生〉》、《雨果和〈哀史〉》、《〈战争与和平〉》。这是一组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中学生》杂志的编辑约我写这组文章，是因为见到《文学》、《译文》掀起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潮已影响到整个文坛，已经有人在称呼即将到来的一九三五年为“翻译年”了，他们也想趁这股风给它的小读者们提供一点这方面的精神食粮。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知道我有研究外国文学的兴趣，也知道我过去写过几本介绍西洋文学的小书，就找上门来。他们只要求我写得通俗一点，使中学生能接受。二十年代初期，我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内研读英文版的外国文学著作时，特别喜欢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写的《十九世纪文学王潮》，因为

他在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后，却是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文学史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作家的生平和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从而评论作品的特点，“宣传”自己的观点。读他的书，绝不会被罗列的史实和枯燥的说教弄得昏昏然，而是得到一次充分的艺术享受。所以当我看了《中学生》的约稿信后，脑子里首先闪过的念头就是：何不我也试试用勃兰兑斯的方法？选择若干篇能代表西洋文学发展史各时期的名著，以这些名著为中心，讲故事那样地把各该时期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及其作品，通俗地作一历史的鸟瞰。各篇可独立成章，但连贯起来又描出了一幅西洋文学发展的简图。于是我就动手写了第一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文章登出后，很受中学生、年轻的工人、店员乃至大学生的欢迎。编辑先生向我报喜，又催我写第二篇。就这样，平均一两个月写一篇，直到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才登完。后来开明书店把这些文章集成一册，出了单行本，叫《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不过，这一组文章大部分是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严格地说，应该归入我一九三五年的工作中去。

我的一九三五年的工作仍旧是“打沙包”，不过一九三五年的“打沙包”是主动的，不像一九三四年是被动的多，并且“打”的范围也更广泛了。换句话说，一九三五年我仍旧未能把主要的精力用到创作上，而是打了各种各样的杂。

自从写完《子夜》之后，我已经是第二次许下了再写一个长篇的愿而未能实现了。沙袋一个个扑上身来，容不得你定下心来构思新的长篇小说大纲。我在一九三三年夏回乡为祖母除灵时，发现乌镇的老屋现在清静了，只住着我母亲和四叔一家。老屋后面那个有三间平房的小院，更见幽静。那平房自从曾祖父去世后再没有人住过，纸店曾用来做过栈房，现在则空着。我想，如果能躲到这里来写作，倒是个好主意，急事，他们一时找不到我，不急的事，他们也就不找我了。但三间平房已坍塌，需要翻修。我同德沚商量，她也同意，并补充道：“房子修好了，妈妈可以搬进去住，你那一大堆洋装书，也可以搬一些到乌镇存起来，免得搬一次家受一次罪。”

第二年春天，我送母亲回乌镇，就把纸店的经理黄妙祥请来，同他商量翻修后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请来了一位工程师，他把平房彻底检查了一番，对我说：“除了地基和房上的瓦还可以利用，其它的都要换过了。”他说：“这房子造了才三十年，时间不算长，坏就坏在它遭了白蚂蚁！”他用手里的一根铁条戳着柱子道：“你看这柱子外表蛮好，其实里面已经蛀空了。还有房后那棵白果树靠墙太近，树根伸到房基下面，把地面都拱起来了。这房子不能小修小补，只能重新翻造过，还要把白蚁窝找到，先治了白蚂蚁。”工程师这一席话，出我意料，我只好再与黄妙祥商量。黄说：“这房子本来就太老式，少爷来住是不适用

的，要修就应当彻底翻修。譬如门窗要改成西式的，屋顶要换过，要铺上地板。不过不用打地基，造价比盖栋新的肯定要便宜不少。好在少爷要过两天才回上海，让我先去打听打听价钱，假使还合算，我们再商量。”他又凑近一点低声说：“现在造房子正是时候，木料便宜，砖瓦不值钱，承包商又都闲着。”我被他说活了心，就说：“只要造价不贵，新盖也可以；不过既然新盖，我就要按自己的意思重新设计。”黄妙祥说：“这个好说，只要定出几种主要用料的标准，譬如用什么木料，用什么砖，铺不铺地板，屋顶多高，其它的多一件少一件相差无几。”我考虑了一下道：“木料、砖要用好一点的，要铺地板，还要多开窗户。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过了两天，黄妙祥给了我回音，他说，几个承包商都看过了，他们出的价大致在五六百元之间。“不过，”他补充道，“招标之后，价钱还能压下来。”花五六百元盖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按当时上海的标准是太便宜了。而且我想，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几十年来都住在前面老屋楼上那间高不到二米的斗室里，应该让她在晚年过得愉快舒适一些。母亲不愿长住在上海，怕增加我的经济负担，如果盖起这房子，母亲就可以住得宽敞些，空气好些，光线也充足些；小院里母亲还可以种些花草，也可以请个老妈子来陪她。我有时回乌镇写作，临时搭张铺就行了。于是我决心翻建这三间平房，并报告了母亲。我对她说：“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盖

了这几间房，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房空着也不好，你就搬到那里去住吧。”母亲见我是为了写作而盖这房子，也就同意了。她说：“好在造价不算高，不过我还是住在前面楼上好，住惯了。”我想，现在也不必勉强她，只要她同意盖房就好。于是我就花了半天时间，画了一张新房草图。草图要求：朝南一面墙全部改成玻璃窗，西面一大间作书房和卧室，绕墙都是立地大书架，屋子中央立一两面可以放书的大书柜，代替隔墙把房间分为南北两间。中央一大间为客厅和起居室，屋中间用一排中式长玻璃门隔开。东边一大间朝南开门，前间是过道，后间是储藏室。这张草图送到乌镇的木匠师傅手里后，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在乌镇还没有人造过这样古怪的房子。不过乌镇的木匠师傅的手也是巧的，只要你能画出图样，他们就能做出来。我把盖房的一切事情都托付给黄妙祥，就回了上海。过了一个月，母亲来信说，黄妙祥请来一个治白蚂蚁的先生，把白蚁窝找到了，就在白果树根的下面，所以决定连白果树一齐挖掉。这样一来，就要增加壮工费若干云云。后来在建筑过程中，黄妙祥又陆续来了几封信，要追加费用，无非是原材料涨价之类的原因，我也只好一一照付。大概盖这栋房子，连同室内的家具和室外的绿化，共花了近一千元。

一九三四年秋后，房子盖好了，我亲自去乌镇“验收”，也为了接母亲来上海过冬。黄妙祥陪我看了新房子，

果然不错，尤其木工做得细致。室内光线充足，很合我的意。黄妙祥笑着说道：“镇上已经有不少人来参观过了，都说这是沈家大少爷亲自设计的洋房，要来开开眼界。”我也笑道：“这算是什么洋房呀，不过还实用罢了。”这时候室内还没有家具，我就把布置房间，美化环境的任务交给了德沚。后来，那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德沚在上海、乌镇之间来回跑了几趟，从上海运去了一套沙发，十几箱书（其中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两棵扁柏，以及其它日用家什；在镇上定做了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以及床、柜等；又在长窗上挂上窗帘，配上了灯罩。在院子里，母亲移来了一棵夹竹桃，栽上了一枝藤萝，种上了花。这个小院四周都是高围墙，仅南面有一扇小门通往前面老屋，平时没有人来打扰，十分幽静，又经过这样一番布置，真有点“桃源胜地”的味道了。可惜我只在那里住了短短的两次，一次是一九三五年秋，有两个月，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只半个多月。

上面提到，有人称一九三五年为“翻译年”，所以要讲我在一九三五年的种种打杂工作，还是从译介外国文学讲起。

我在《中学生》上连续发表《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中各篇文章的同时，又在一九三五年初，在亚细亚书局老板的硬邀下，急急忙忙赶写了一本同类性质的书——《汉译